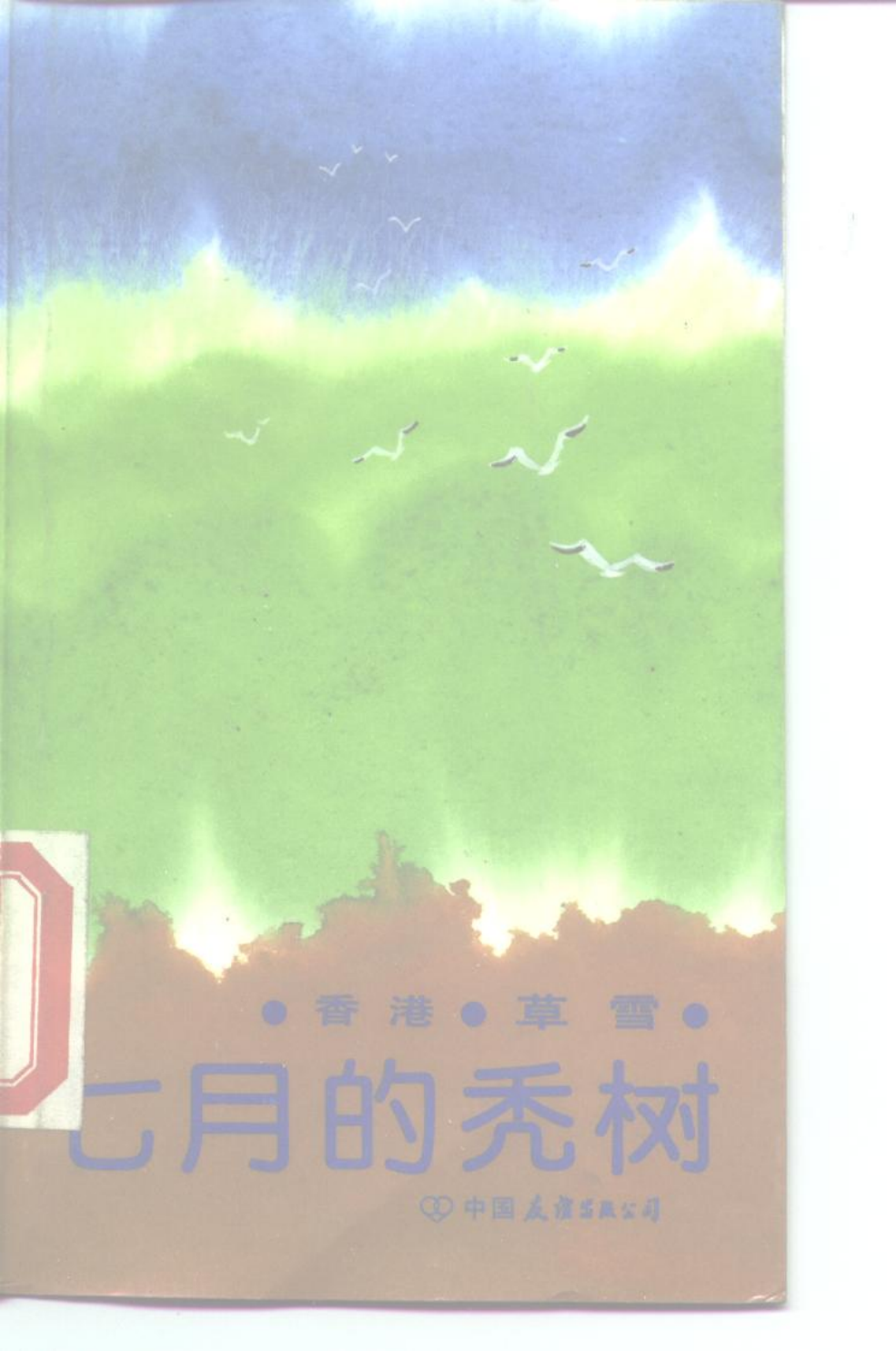




● 香 港 ● 草 雪 ●

七月的秃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七月的秃树

香 港 草 雪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70084

1070084

七月的秃树

香港 草雪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百花印刷厂印刷

787×960 $\frac{1}{32}$ ·5·800,80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社目: 145-189 书号: 10309·136 定价: 1.20元

作者简介

她最想要的是独立与自由，此外并无大志。念书一直怠惰，仅在高小至初中的几年比较勤力，所以那几年名列前茅；其后在大专念英文系，成绩好得莫名其妙，不知是否因此生气，她毅然停学，想赚钱出外念书，此后人在江湖，经历复杂。

她确信自己掌上没有事业线，幸而她还懂执笔，几年来在文化界及传播界中好象蜻蜓点水般胡混，做过的职业包括新闻记者、中学教师、报纸专栏作者、报纸资料搜集员、出版社儿童文学译者、电视台字幕翻译兼审核及配音翻译员，最近更投身广告界撰写广告创作稿。

然而她从不介意抛开笔杆谋生。她爱自由，想飞，于是曾任职航空服务员（即空中小姐），翱翔万里；她爱花和书，于是曾在花店和书店当过售货员，遣发闲情；为了经历与外快兼收，在日本留学时她甚至在“中华料理”当过捧餐洗碟的侍应。

似水流年间，此君回复孑然一身，为免囊橐不继，收敛惰性而努力谋生，除了独立自由外，始终无甚成就。

序

《天上人间》和《七月的秃树》在香港结集，已是两三年前的事了。这期间我除了在日本留学的半年经常写作外，其余的日子很少执笔，若说为了婚变或为了谋生而没有情绪去写，连自己也不能说服。情爱与生存的无奈，常叫我更迷恋写作。写作与寂寞如影随形，不能分割，写过之后，寂寞不减，却总算少了一份没有影子的空虚。

“由爱故生怖”，写作的过程将人生纠缠不清的爱与怖落实，变为快感，象空气转为水又凝成冰，感情得以洗炼、升华。半生任事，因为个性与机缘，似乎少有恒久的，惟我对写作始终死心塌地，象断藕的丝，象红烛的泪，象弦琴似断还续的音符，写作以后仍会如此系着我心。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将我这两个集子合并出版，使我得到很大的鼓舞和喜悦，我忽有奇想，觉得那两本书在香港好象只曾结枝结叶，到了大陆便有机会生根了，大陆有的是泥土呢。我对泥土最易感动，情爱原是虚幻，颠簸的生命路

上，落实的、和谐的、一望无垠的泥土是人的最终生趣。

此刻想起去年秋天，我写过这样的一首词：

水龙吟〔望乡〕

江山泥土依然，
望乡复起逃情意。
抛家彼岸，
踟蹰无奈，
几多人事。
滚滚长江，
似心潮样，
惹痴痴志。
笑逍遥作客，
不如归去，
星星火，长长懿。

尚记梦中莲白，
佛颜和、色空一字。
痴人爱我，
孽缘难解，
众生无异。
缘灭缘生，

系身泥土，
几分尘思。
怕牵衣再问，
秋去冬来，
似曾如此。

草 雪

1985. 6. 16



序

草 雪

伞与人	(1)
流氓鸟	(3)
云上晴	(5)
新事	(7)
背景与主题	(9)
一天	(11)
生命路	(13)
影子	(15)
同路客	(17)
鸭队	(19)
落泊	(21)
座中人半醉	(23)
专一与永久	(25)
生活·写作·情感	(27)
颜色	(29)
执	(31)

踏单车	(33)
第一线微芒	(35)
鸟语	(37)
延续	(39)
叶的故事	(41)
雪	(43)
伊甸园	(44)
天上人间	(46)
梦里不知身是客	(48)
云海中的铁鸟	(50)
生灭如潮	(52)
改观	(54)
幻觉	(56)
折	(58)
树上有花	(60)
日出一瞥	(62)
今夕何夕	(64)
惊变	(66)
浪漫的“幻想曲”	(68)
向冰川举目	(70)
迈向冰川	(72)
衷曲	(74)
独处	(76)
泥人	(78)
爱的侵犯	(80)
这路，愿你一朝习惯	(82)

那儿来个小人儿	(84)
小丑	(86)
地下潮	(88)
七月的秃树	(90)
友和缘	(92)
日记	(94)
哀的渐进	(96)
成田山	(98)
梦	(100)
排队	(102)
赌生命	(104)
结婚车	(106)
牵牛花	(108)
众生	(110)
养蚊蚋者	(112)
死亡	(114)
雨夜的情调	(116)
两面看	(118)
甘露	(120)
朝晖	(122)
终于	(124)
深哉，海啊	(126)
月、风、爱情	(128)
石膏像	(130)
另一半的存在	(132)
傻子	(134)

· 一瞬虚空	(136)
· 小龟变大龟	(138)
· 原野上	(140)
· 山之启示	(142)
· 雾中的渴想	(144)
· 自强	(146)
· 豁出去	(148)
· 过去 · 现在 · 未来	(150)
· 家务	(152)
· 天淡云闲	(154)

伞与人

《秋水伊人》这出法国电影，开场时镜头由高处拍摄着下雨的十字街头，一把把撑开的彩色缤纷的伞面，随意地出现或消失，在自由流动中，演变着多姿的图案，似是美梦的交错！

一直喜欢雨伞，电影中这伞面的舞蹈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终于去年在东京的东照宫，我真的有机会目睹现实的伞舞场面。那天不断下雨，但雨没有使喜欢旅游的人却步，而东照宫这样幽美的名胜更是拥挤着不绝的游人。

东照宫前面是一条绵长的石块砌成的康庄大道，两边路旁是郁郁苍苍的杉树林，每隔一段路，就是一个很高很大的鸟居。本来在鸟居顽强的木干下穿梭的人，已显得很渺小，但鸟居才不过高至树干的半腰，而古寺的老树，在钟声佛号中长得如斯挺拔，却仍远远不能触及坦荡的浩天，于是在麻密的伞下蠕动的人群，就愈发显得幼稚。

东洋伞是明媚动人的，缤纷的颜色取材于

天然的彩虹，黄与绿、红与蓝的色彩，直把白茫茫的雨雾迫散，朴静的古寺也无奈被涂染得热闹起来，象世上自从人事纷纭以后，一直再难寻觅远古自然的恬淡。

人虽是稠密，但每人手中的伞子都把四周的人隔着，人各自在自己的伞下自卫、寻梦，一把一把不同颜色的伞子，一个一个不同心态的自我，组合着看似瑰玮的彩虹，永远往来不息。

流氓鸟

在悉尼草地或海边撒一些薯片，成群的白鸽和海鸥便会飞扑前来抢食，一阵难听的聒噪，一次纠缠不清的争据，于是羽毛、薯片渣都满天飞扬，直至最后一点余馐都无影无踪，于是群鸟又恢复原来的宁静，抖一抖自己的身体，淡漠的各自徘徊，或是飞走，好象什么也不曾发生过。

象一群流氓，它们到处觅食，表面看来似是结聚依靠在一起，其实谁也不肯分给别人少许残羹，勾当了结后就各自各的散去，一处新的觅食地头却又可以很快地把它再次召聚。我看人岂不是一样，平日好象亲近牵系的群居，然而当个人利益现于眼前时，真相便要大白，尽管是平日跟你互相依偎在阳光中的同伴，如今因为要保护其口中紧衔着的财产，于是它不在乎用尖尖的嘴把你啄得好痛，直至骨碌的吞了所有后，又施施然地抖一抖羽毛，再次挨近你的身。

鸽子觅食时总是连群结队的，不知何故，麻雀却常是独行大盗，趁着鸽子们一个不留神，小麻雀用最敏锐的身手飞掠而过，快得几乎看不见但已把食物巧夺。鸽子为了觅食，常甘愿冒险亲近以它们作嬉戏却又给它们食物的人。麻雀则永远跟人保持距离，人很难以食物诱麻雀作乐，麻雀一直给我的印象是灵活、不安定并且孤单。

那么我宁愿做一只流离失所的麻雀，独立地自卫，而不愿做跟大伙儿生存的鸽子，惺惺作态，到时候却势利的相残。

云上晴



人是此时此地的动物，往往很难摆脱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气氛的影响，一般来说，天气最能支配一个人的情绪。譬如连绵不绝的雨天，常会使人烦闷，如果终日阴霾密布，雷电交加，更能令人心境紊乱，莫名的不安悲郁起来。

但人常忘记一切此时此地的空气，其实都靠不住的。下午，在晴朗清晰的山下，行人熙来攘往，你也许还可以感受到和煦的阳光，但只要你驾着汽车往山顶驶去，不消半小时你已走进但觉空灵黯暗的雾境里。

又在一个倾盆大雨的上午，你要乘飞机他去，十数分钟前你还以为世界是惨淡无光的，岂料当飞机冲破了重重灰暗的云层后，你竟骤然发觉，云层上面根本是无尽的朝晖，阳光透进了机舱，在某角落处还折射出一道小小的“彩虹”，于是你不禁降服下来，承认宇宙之大和人之短视。

由是在困境之中，倘若能不执信此时此地

的现象，目光跨越山际，踏过云外，你自会对处身的一切看得淡漠一些。别忘了你在夜静里，对着半边明月，几粒碎星千愁万绪时，在伦敦的朋友正在日光下劳碌作事；当你深受炎夏之苦，在悉尼的朋友却感到冬的肃杀。一切的存在不过是此时此地的。也许多乘几次飞机远行，会开阔人浅陋的胸襟。